

抗 議

第 八 期 目 錄

莫洛托夫演詞之透視	張懷一
日本之不澈底的工資政策	王時傑
波蘭的命運	葉紀懷
予欲無言集	陸鳴一
對知性的展望	劉鏗譯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遠東(續完)	問津
抗戰到底呢?和平協商呢?	何家駒
所望於鼓浪嶼事件者	黎昭
閒話義賣獻金	徐效文
自力更生與自喪殘生(續)	公成
馬克斯的謬誤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十一日出版

莫洛托夫演詞之透視

鎮南

由外交當局用演說的方式發表外交政策，在蘇俄可說是創舉。一件事的創舉，意義自必重大。

英法蘇三國同盟問題，自從蘇俄對於英國的建議表示不同意以來，問題一直陷於僵化狀態。最近，英國退後一步，把原建議中的條件照蘇俄的意思大加修改，由英法兩國共同提向蘇俄再建議，這是很難得的；在任何人看來，蘇俄當不致再有異議——三國同盟馬上可以實現，反侵略「陣線」馬上可以完工的了。因此這次蘇俄外交委員長莫洛托夫的演說，在他未說之前，任何人都覺得：意義更是重大。

然而，絕不料莫洛托夫委員長的演說不但摧毀了三國同盟的雛型，而且大有反伸一隻羞澀的嫩手向德義求歡企圖構成另一個三國同盟之概！真是掃興之至！

一一

細讀莫洛托夫這篇演詞，可以發覺一個奇異而輕鬆的怪事：原來他這篇演說的目的，不在別樣，乃是大罵其張伯倫。為求罵得有聲勢而又可以曲解為並非罵他起見，自然要添加各式各樣的枝葉來扶持。

他首先責斥英法的妥協政策，說是「民主國代表於其放棄集體安全改採不干涉主義後，對國際形勢惡化之意義加以粉飾；彼等迄今猶圖朦蔽輿論，偽稱近來并未發生重要事件」；「彼粉飾者之目的，並不在阻止侵略者之進一步發展，而僅在使侵略轉向『可接受』之方向」；這不啻指明張伯倫是一個老奸巨滑的東西。

他次就三國同盟問題責斥英法的不友好的態度，認為在第一次的英國建議中，「英法不明白表示參加保證與蘇聯鄰近及蘇聯西北邊區各小國之安全，對於蘇聯，實極不平等」；對第二次的英法聯合建議，他又認為「建議雖已有進步，但其中仍有推諉之詞；因此所謂進步，亦僅屬虛構而已」；這不啻呵斥張伯倫太不聽話了。

莫洛托夫演詞的精華盡在於此了。這是一個謎：為什麼在國際形勢嚴重萬分的今日，蘇俄的外交態度這樣離奇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得不先從蘇俄的本身問題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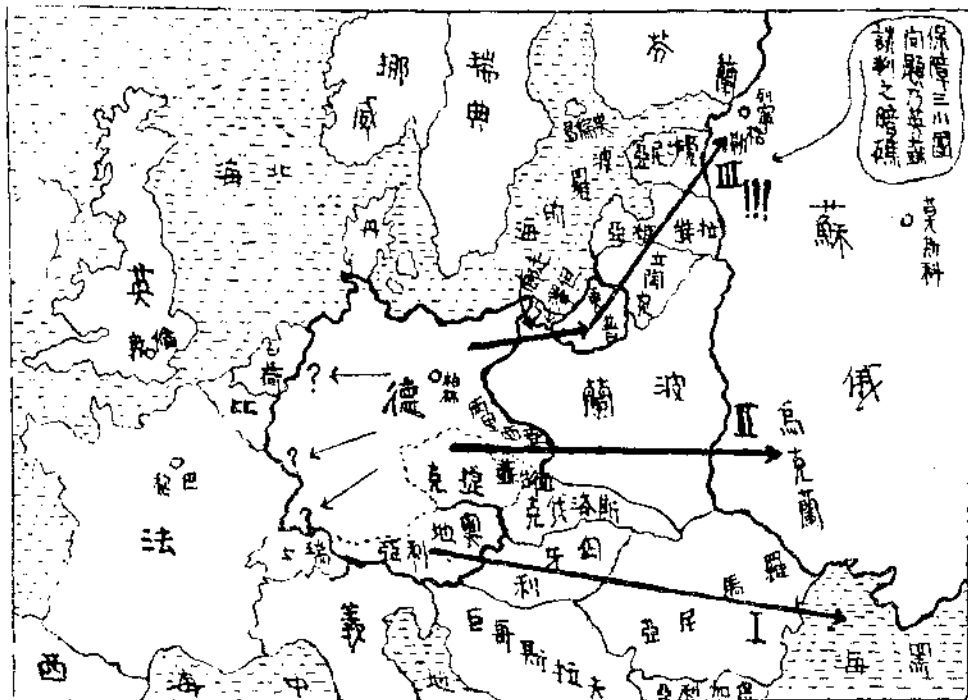
三

在歐洲，很顯然的分出兩個勢力：一是德國方面的前進勢力，一是英國方面的保守勢力。德國的前進政策又是很顯然的有向東和向西兩條路：向西的對象是英法，向東的對象是蘇俄。德國向西好呢？向東好呢？這固然是希特勒的好惡，他人未便代為主張；但就最起碼的常識而言：①德國本身實力尚未臻完全堅強之境，此時即與英法開釁，未必能操左券；②德國西方，除了幾個中立的小國（荷蘭、比利時和瑞士）之外，只有英法本土，德國有征服英法的本能與勇氣嗎？恐怕她連夢也未會做過。③至於向東，一則發展的範圍很大，機會很多；一則與其產國家的蘇俄為難，不致引起資本主義國家的英法的正而衝突；再則蘇俄的準備工作（即第三次五年計劃）尚未完成，德國的實力尚可勉強應付。就上面一些常識看來，德國前進之抉擇，結果是向東不向西，理至淺顯。

德國的東進政策，在地理上可以分為三條路線：第一條是東南線，以奧地利亞為基點，通過匈牙利及羅馬尼亞而達黑海，目的在截斷蘇聯向南發展的航路，同時可以威脅烏克蘭。不過在這條路線上，匈牙利與義國的關係很大，羅馬尼亞與英國的關係很深，在未能獲得義國同情及英國退步以前，德國是不會輕予嘗試的。

第二條是正東綫；以捷克及本國西里西亞州（環蘇台德區域）為基點，橫穿波蘭，直向烏克蘭。這條路線，因為波蘭本身亦為強國之一，決不會無抵抗而完全屈服，加以波蘭與英法的關係亦相當密切，處之不當，自難免引起意外的麻煩。除非德國的實力已準備到足以東侵波蘭而西無後顧之憂的程度，她不會冒昧從事的。

我們論斷德國對於上述兩條路線在目前決不會積極採行，並不是懸想，事實上，最近一年來德國的作為早已為之說明了：德國為打定未來的東進基礎，所以先行取得奧地利亞與捷克；在基礎既經



德 國 的 東 進 策 略

打定之後，爲調整對德義關係及避免對英衝突，所以不再積極向匈牙利、羅馬尼亞及波蘭進攻。至於德國對於烏克蘭問題也很想利用內部政變來促成，那是另一問題，自當別論。這些事實和鐵打的一般，足以證明德國向東進展惟有第三條路可走。

第三條是東北線：以東普魯士爲基點，沿着波羅的海南岸，席捲立陶宛拉特維亞愛沙尼亞及芬蘭諸小國直撲蘇俄的第二大都列寧格勒。德國進攻這條路線的步驟是怎樣呢？第一步，她要鞏固進攻的基點東普魯士；因爲要鞏固東普魯士，不得不先行取得夾在當中的但澤與波蘭走廊。東普魯士基點鞏固之後，第二步就要跨到立陶宛拉特維亞愛沙尼亞及芬蘭諸小邦了。德國是不是這樣走呢？正是這樣走的！德國在其初步行程上所感到的困難是但澤與波蘭走廊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使她不能前進一步。如前所述，波蘭不是一個輕便易致的國家，故自從這問題提出以來，至今還無何等的進步；但是問題亦不致困難到沒有解決的地步：因爲德國之前進，目的在蘇俄而不在波蘭，波蘭也是與俄不兩立的，從這種關係上，自不難找出妥協的途徑來：假使德國的要求不甚苛刻而能保全波蘭獨立生存的相當限度的話，波蘭必然是可以接受的。

我們相信但澤與波蘭走廊問題的解決，爲期不會甚遠。大概蘇俄也相信是這樣，相信波羅的海諸小邦不久要發生問題，相信列寧格勒的威脅馬上就要來到。如果我們的觀察並未完全錯誤的話，那末莫洛托夫演詞的本態便一目了然了。

四

蘇俄對於三國同盟（亦稱反侵略協定），認爲「英法必須保證中歐與東歐各國（即與蘇俄鄰接之各歐洲國）及採行軍事同盟」。他說：「吾人必須堅持此原則。吾人並未要求他人接受此項意見，且亦未請求他人依照吾人之意見行事；但吾人確信此種意見，與各愛好和平國家之安全利益相符合」。言中之物，雖婦人孺子亦知其如何如何了。

但是，英法並不瞎眼：「德國雖然可惡，蘇俄也未必可與。德國所發展的對象既與本身無甚直接利害關係，又何必厚彼薄此一定要幫助蘇俄而與德國正而作敵呢？」英法的如此態度，無論其合於情義與否，事實也只有這樣吧了。於是莫洛托夫對張伯倫惱羞成怒而大罵特罵起來。

在這種情形之下，三國同盟的前途是怎樣呢？據莫洛托夫演說後一日（即六月一日）莫斯科電：「此間外交界人士宣稱：英法兩國與蘇俄見解參差之處，厥爲波羅的海沿岸各國保障問題。大抵英國政府未必願向各該國接受直接義務，或僅允各該國他日遭受侵略時，蘇俄倘有加以援助之必要，則英國願爲蘇俄之助」云云。試想這個前途在蘇俄是樂觀的呢還是悲觀的？照第一種觀察即：英國不受任何約束，則蘇聯是完全落空。照第二種觀察，則必須蘇俄先出力而後英國才相機出力；那末蘇

聯不得不懷疑：「英國的信用未必靠得住吧」這樣一想，蘇聯又等於完全落空。

好了，問題明白了：三國同盟（其實英國根本不願結同盟，至多來一個協定；而蘇俄知道英國對於任何協定向是隨便存廢的，所以主張非來一個硬性的同盟不可）結果將怎樣呢？蘇聯決不肯落空，英法決不肯上圈套，於是二天星斗，無疾而終！

五

世界政治家對於這些自然比我們更明白；史太林，莫洛托夫自然比其他政治家更明白。他深知若不另加手段，要想英法就範，那就是做夢。於是手段來了：

「現在之蘇俄與五年或十年前之蘇俄大不相同，蘇俄國力業已大增」，這是告知英法：蘇俄現在是大亨！

「蘇俄在真正反侵略的和平國家聯合陣線中，固必須居於最前列者也」，這是告知英法：一切國家應該公認蘇俄為大亨，一切跟着蘇俄走！

他接着說，「侵略國對此最為明悉，一部分民主國則遲至最近方略有覺悟」，這不會懲罰英法道：「連德義日幾大侵略國都早已知道我是大亨，你們難道真是瞎子！」

但是這種狂妄的誇大能不能嚇倒英法呢？在莫洛托夫自己也知道希望極小；因此，手段又得更進一步：

「不久以前，德義之協調尚用共同反共為烟幕；但現時侵略者認為此種烟幕已不復需要：德義政治軍事同盟條約中，絕未提到反共字樣，別方面，德義政治家及報紙則公然宣稱：條約之對象乃歐洲各主要民主國」。這大概是提醒英法：「你們不要做夢！德義並不反對我蘇俄，她們正對準你們英法！」但是如果英法一味不醒便怎麼辦呢？再來一下吧：

「吾人一方面與英法談判，別方面並不認定即應與德義斷絕關係」，這是最後的警告了！英法如果再不照蘇俄的辦法做，我蘇俄便要與德義携手反過來幹你們了。

話，恐怕沒有再可以說的了！蘇俄的手段，恐怕也沒有再奸刁毒辣的了。無怪華盛頓方面加以贊美道：「蘇俄利用各種壓力，以貫徹其對於協定之願望，其外交手腕可謂靈敏之至」云。

在莫洛托夫的演詞中，還有一些枝葉問題應加提及的：一是反對芬蘭與瑞典在波羅的海中的埃倫特島設防，一是對於最近的滿蒙衝突向日本表示退讓；對同時的兩件事情，莫洛托夫的語氣一倨一恭，彷彿出於兩人之口。那又是為的什麼呢？其實，認清前面所述的本體，這些旁面的姿態固不難一一恍然了。

日本之不澈底的工資政策

張懷一

——譯自東洋經濟新報第一八一期——

一九三〇年來，慢性的經濟恐慌已籠罩了全世界，接着這中日戰爭更加深了東亞經濟的恐慌程度，中國已在水深火熱之中，日本又那能安然自得呢？爰譯此文以示。——譯者

中日戰事發生之初，我曾提出主張，認為有抑制物價高漲的必要；並認為要抑制高漲的物價，應一而限制工資和薪給的增加，一面積極實施增稅等救急手段。無奈此種意見，國人不加考慮，甚至有對我作種種非難的！及至工資薪給等各方面一致升騰的今日，這問題始為朝野所注意；自四月十日起，且已運用總動員法第六條實施賃金統制了。但這種辦法究否能抑制今日在極度升騰中的賃金呢？試一觀此次賃金統制法令的簡陋不周，即將令人不敢稍存奢望！

假使政府當局在戰事發生之初即斷然實施抑制物價高漲的政策，則今日便沒有改組中央物價委員會與討論根本對策之必要了。惜當時商工省猶疑不決，對於賃金方面也同是一籌莫展；而現在竟樹立這種不澈底的政策，其前途之黯淡，可想而知。

就目前的情勢言之，上述問題已不僅是工資政策的問題，亦不僅是物價政策的問題，乃是整個國家經濟問題了。身當國家經濟困難達於極點的今日，政府當局以至全國國民，

對此總應該有了全般的認識了吧？

目前日本經濟的困難在那里呢？有人說是原料物資之不足，有人說是輸入資力之不足；但據我說來，最大的結核是在當戰事發生之前未能將日本的生產力儘量完成其人力的調整。

欲使一國的生產力能充分使用，必須做到人盡其力的地步；雖在平時，亦當如此；孟子所說的「使民皆有恆產」就是這個意思。這種狀態，在平時也許認為是理想，但在物資勞力的消費驟然增大的時候，却是非此不可，而且是可能的。在勞力與物資生產力皆甚貧乏的國家，國內充滿了人民的失業和生產設備的停歇，這種現象，在平時可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病象，但在非常時期，則大可利用。因為正好動員這些失業的人力和休停的設備以應付臨時所需的勞力與物資，並且是輕而易舉的；從而，不致因勞力物資的臨時消費而發生價格的升漲；即有升漲現象，也是容易壓抑的。

舉例來說：德國於一九三三年，在國社政權下進入強有

力的統制經濟時代。當時德國是採取何種政策以抑制物價的升騰，雖不明瞭，但據國聯會所發表的指數所示，德國自一九三三年以來，定額工資確無何等變動，一直保持穩定狀態；即其批發物價與生活費指數，變化亦很小，有如左表：

德國物價、工資及失業者人數統計(各年平均數)

年份	批發物價指數	生活費指數	定額工資指數	實質工資指數	失業工人數(千人)
一九二九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八九一
一九三〇	九〇・八	九六・二	一〇二	九二	三・〇七五
一九三一	八〇・八	八八・四	九七	八一	四・五一九
一九三二	七〇・三	七八・三	八二	六七	五・五七五
一九三三	六八・〇	七六・六	七九	六八	四・八〇四
一九三四	七一・七	七八・六	七九	七三	二・七一八
一九三五	七四・二	八〇・〇	七九	七五	二・一五一
一九三六	七五・九	八〇・八	七九	七八	一・五九二
一九三七	七七・二	八一・二	七九	★八〇	九一二
一九三八	七七・一	八一・六	—	—	四二九

(註)本表材料根據國聯會統計月報及統計年刊，皆係平均數字；★記號係暫定數字。

這種穩定狀態的祕密在那里呢？我從上表的最下段中發現了：即一九三一至三三年的失業數字，實為造成此種狀態的最大理由；國社黨就是因此而獲得強力政權的。他以救濟失業為其第一次四年計劃的核心；至於振興公路及其他各種產業，那是實行此種目的的手段，自不待言；此外，如強迫婦女回到家庭組織工役服務團，設置對於青年的特種訓練機關等，也是減少勞動市場上的求業者的重要手段。其時，勞

働者但求有事可做，待遇是不加計較的。這便是德國定額工資保持安定現象之由來。上表中，實質工資雖有增加趨勢，那是因為增加工作時間所致。這樣，由於失業者之減少，就業者之激增，勞動階級的全體收入乃能與年俱進了。據上所述，可知現時日本當局用資金統制來決定固定的定額工資，以為可以調整勞動者之間的不平現象，實在是毫無理由的了。

波蘭的命運

王時傑

在希特勒的無厭的慾望之下，波蘭的命運大有繼奧地利與捷克之後而被吞噓於納粹魔口的可能；而收回但澤自由市及波蘭走廊更爲希特勒的卅字大旗指向波蘭的最好口實。以氣餒咄咄逼人直使執戰後歐陸之牛耳的英法兩大國屈膝的希特勒，對於波蘭的進攻，本可寫寫意意的勝券在握，最低限度，把但澤與波蘭走廊的主權重行奪回，是絕對可能的事；但是波蘭直到現在猶能左招右架地週旋於希特勒的鐵爪之下，甚至但澤與波蘭走廊至今也還能維持現狀，這是什麼緣故呢？在歐陸的國際形勢的演變上觀察起來，大多均以爲波蘭之所以能苟延殘喘，是有賴於外交政策的機智敏變，善於運用德意軸心與反侵略陣線兩大勢力的相持不下，及抓住集體安全制度的未能順利成功的弱點，而得保持其地位。此說固然有其相當的論據，但我以爲波蘭的命運之能倖存維持，還是由於德意軸心內部對於波蘭的見解尙未能完全協調的關係。至於英法各民治國與德意軸心的鬥爭，雖然給波蘭以不少蘇息偷安的機會，但同時也使波蘭增加徘徊歧途之苦；這在波蘭近來的外交動態上已很顯明的表示出來了。

波蘭外交部長柏克上校爲了回答日前希特勒演說中關於波蘭問題的部份，於五月五日在衆議院發表一篇演說，聲明但澤自由市爲波蘭唯一的通海口岸，是波蘭最關重要的城市之一，若果劃歸德國，則波蘭即不復與波羅的海相通，故難予以接受。至於建造公路通過波蘭走廊，其不能爲波蘭所接受的理由，正和但澤問題一樣。柏克在認識但澤與走廊對波蘭的重要性上，表示擁護權益的堅決口吻。這種對德強硬的態度，明明顯示着以英法的援助爲後盾而有恃無恐地表示極端反對希特勒的魔手伸入波蘭的腹心。

予欲無言集

葉紀懷

六 反侵略陣線散板了

在實際戰爭尙未發動之先，先來一奎外交戰爭，這已成爲國際政治上一種慣例了。和某甲與乙某戰鬥一樣，動手之前，必有一番謾罵；當事者原想藉其謾罵之威風，不費一兵而壓倒對方；這是常情，且亦有客觀的理由可說。所以，一國外交當局的外交演說，在解決當時國際鬥爭的過程上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我是說的莫洛托夫！現在不是所謂侵略陣線與反侵略陣綫鬥得很厲害的時候嗎？不是反侵略協定就要簽字成功的時候嗎？蘇聯站在反侵略一方面的，而且她還以陣線的

但是柏克演詞的結論，却不是堅持絕不退讓的意志，而是重在對德國的還價：他指出德國的提議，完全是要波蘭作片面的讓步，此不是具有自尊心的國家所能忍受。他以德國不會給予相當交換條件為恨，他對希特勒所謂會向波蘭提議德波匈共同保證斯洛伐克一點，認為過去只有半官式的空泛暗示，不能視作正式的明白諾言。他表示只要德國顯示和平志願與決心，德波談判仍有進行的可能，保證波蘭在此談判中，當以客觀的態度充分的誠意及數星期以來的經驗，來和德國討論問題；這又是暴露波蘭對德企圖妥協的意向。

自從希特勒把捷克夷為保護地，使羅馬尼亞半殖民地化，並挾持立陶宛就範之後，他那東進政策中所要開刀的對象，就公開的輪到波蘭頭上了。慕尼黑會議的凱旋者張伯倫好像已感到他的綏靖政策已經失敗，又夢想着拾出集體安全這個未曾模糊成功的紙老虎以壯自己的聲威，於是訂立英波協定，藉以阻遏德國對波蘭的武裝侵略。然而張伯倫的卑弱懦怯的觀念，並沒有在屢次失敗的嚴重教訓下改正過來，對德意還是表示惴惴不安的態度，一切足以引起希特勒指為對德包圍的動作，避之惟恐不及。對於集體安全的進行呢？而喊得震破雲霄，妄冀嚇退希特勒的前進的雄心，一面又顧忌狡猾陰險的蘇俄，唯恐驅狼引虎，給蘇聯開浚一條溝通赤色禍水的先河，為歐洲種下有甚於納粹鐵蹄的赤化禍根；因此始終是若即若離的屢次談判，都歸徒勞無功；英國這種弱點，當然會被希特勒所緊緊抓住，竭力利用之以制英國的死命。希特勒在大胆地宣布取消英德海約之外，並廢除德波互不侵犯條約要求實現其對但澤及波蘭走廊的主張。他一面顯示強硬進攻的姿勢，而同時又處處留着談判之門，以誘引英波兩國入其圈套。

柏克的演說，正反映了張伯倫一貫的折衷主義的觀念，準備鑽入希特勒的圈套之中：他既然表示波蘭不能在片面讓步下接受德國的要求，那麼，反過來自必就是只要德國也讓步一點，波蘭就可認為「榮譽」未傷，欣然與德國共求此「至可寶貴之物」的和平了。其實德國是處於討價地位，只要波蘭不是完全拒絕而只是相當還價，那就他的

領袖自居；照理，莫洛托夫的外交演說應以針砭侵略陣線與增強反侵略陣線為內容的。但是莫洛托夫演說的内容是什麼呢？

一、是大罵其英法如何如何混蛋；

二、是伸手向德義重續舊歡；

三、是哀求日本勿為己甚。

這真令人哭笑不得！他的謾罵，不是罵對手方而是罵的自家的伙伴；他的鬥爭對手方，不取德義而是取的英法了。由於莫洛托夫這樣一來，反侵略陣線的勢力非但沒有增強，却是被他拆散了。這真是一個破天荒的外交演說，虧他說得出來！

我想，陣綫論原是蘇聯一家特製的時髦貨，這樣一來，在一般「跑街」的陣綫論者嘍囉們，不免要大呼「倒霉」不置吧？

所謂讓步，充其量也不過把一步路分作兩步走，他總是有所獲，波蘭總是有所失的。波蘭既爲「寶貴之物」的和平而承受此失，則希特勒將來走第二步時又當何如？不用說他是前進不已的向着華沙直奔而去。如果以爲德波之間再經過一次談判，成立新的友好關係之後，就可相安無事，則原有的德波互不侵犯條約，又何至成爲廢紙？希特勒又何至提出但澤與走廊問題來？希特勒之不受國際條約所束縛，不爲自己的諾言所約束，前例也不少，波蘭對此又何常不清楚地認識呢？

波蘭願意上釣的態度，既由柏克明顯地表露出來，希特勒內心自必欣悅之至，他或者再把談判之門更多開幾重亦未可知。他經這一談判的成就，不僅可以使波蘭受其控制，把牠和那些新入彀中的波羅的海沿岸諸國（立陶宛，愛沙尼亞，脫拉維亞，都和德國訂立了互不侵犯條約）組織在自己的鞭策之下，逐漸解除英國所給予牠們的影響，使之陷於孤立之後，以對付捷克者對付牠們；且可使至今還存苟安之念的英法執政者，因而增加其對蘇的離心力使集體安全制度根本解體；而若干小國則有鑒於英法的無能且無勇氣保障牠們的安全，不得不投入德國的懷抱以謀苟延其殘喘，這樣，英法在歐洲的地位，終要因不能遏制德意的兇饑而愈加墜落下去。住這種形勢之下，波蘭的態度，將完全接受德國的要求而自甘屈服呢？還是倚賴英法甚至於集體安全制度的力量而直截爽脆與德國反臉呢？真是有無所取捨之苦了。

但澤與波蘭走廊，都是戰前屬於德國的，戰後凡爾賽和約在德國本部與東普魯士之間，劃出了一條狹長地帶，直通波羅的海海岸，寬約一百公里左右，交給波蘭，這個狹長地帶，便叫「波蘭走廊」。在走廊中約有德人二百餘萬，同時該和約又將位於維斯都拉河口而爲波羅的海的海岸上的一個很好的商港的但澤，劃爲波蘭的一個海口。該和約雖規定牠是一個自由市，在平時和戰時，都受國聯的保護；但牠的外交權是由波蘭代行的，牠的關稅制度和波蘭連在一起的，牠的鐵道也是由波蘭管理的；故實際上無異是波蘭的領土。這個地方，面積七百五十餘方里，人口三十三萬多，其中百分之九五·六是德國人，百分之四·四是波蘭人；所以這個地方對德對波都有很重要

七 莫洛托夫語無倫次

新聞記者有沒有聽錯，不得而知；但覺得莫洛托夫的演詞中有幾句話是不致於那麼說的。

其一，他說到最近滿蒙邊界之空戰的時候，謂「日本加諸蒙古之威脅，不值一哂；此種濫調，未可繼續爲之，日本停止各種挑釁行爲，此其時矣」。如果莫洛托夫知道顧全他的國家顏面，會這樣靦不知恥的向日本苦苦哀求嗎？

其二，他在說到最近歐洲政治局勢的時候，謂「過去英波兩國并無互助公約，現在關於此約已有成議；此約成立於德波互不侵犯公約被德撕毀後，尤爲重要」。事實上，英波協定成立於德波公約廢棄之前——德波公約正是爲了英波協定而由德國宣佈廢棄的。如果莫洛托夫連這種國際外交大事也弄不清楚

的關係。在波蘭說來，但澤是她唯一的海口，如果歸還德國，則她的經濟就易被德國封鎖；在德國，有了波蘭走廊的存在，使其本部與東普魯士失却聯絡。其實，在凡爾賽和會時協約國要劃出這個狹長地帶給波蘭，其用意也即在於分裂德國的險要軍事地帶。難怪自歐戰以後，這兩處地方要成爲德波兩國爭執的焦點了。

上月二十八日希特勒在納粹議會發表的演說中，對於收回但澤及走廊問題，是露骨地揭出來了。他公然聲稱：德國曾於數月前向波蘭政府提出方案，其內容是：①但澤歸還德國，成爲德國範圍內之自由邦，②德國接收波蘭走廊之路線，並得在該處建造鐵路，與波蘭享受同樣的治外領權。

希特勒要想收回但澤與波蘭走廊是無可疑問的了。如果我們祇作外表的觀察，以爲波蘭尚不願步捷克的後塵，不願自己輕易地將兩處地方歸還德國；可以照新近與英國訂立協定的策略，進一步獲得英法的更可靠的保證，或能再行延續其現狀，以保全固有之地位。然而，仔細的透視一下，却覺得這種觀察太簡單，其結果會遠超我們的意料的。過去的英國，還能高擎着集體安全的紙老虎以恫嚇德國，使波蘭獲得些微望梅止渴的安慰；但是現在這個集體安全制的紙老虎已給自己的那個同床異夢的夥伴——蘇俄所戳破。李維諾夫的被免職，就昭示全世界：蘇聯之對於英國，已不復再事延續這種若即若離半推半就的關係；雖然現在兩國還在敷衍談判，其實這不過是完全決裂的先聲，所謂集體安全制的最後掙扎的尾音罷了。希特勒之敢於警告波蘭，若與英國訂立協定，幫助英國實行包圍德國的政策，就廢止德波的互不侵犯條約，不啻決定了波蘭的命運——不能再存獲得英法援助的幻想。波蘭也深切瞭解：希望英法的援助等於畫餅充飢，徘徊歧途的外交政策勢將成爲一面倒的對德屈服而已——所以現在的波蘭，已成爲希特勒俎上之肉，其所以不曾乾脆地即刻予以割割吞噬者，還在於希特勒在其夥伴的面前尚未完全妥協，恐怕因此問題會引起自己內部的拆夥，中了英法拆散德意軸心的計謀。

那他的外交委員長正不知是怎樣做的了。

八 文化界的敗類

滿洲本是中國的領土；滿洲國是日本一手造成的傀儡組織，所以我們不能承認。外蒙本來是不是中國的領土呢？外蒙古蘇維埃共和國是不是蘇俄一手造成的傀儡組織呢？我們不應承認呢？這却沒有人提過。馬馬虎虎，不提也能，這次莫洛托夫在其對於滿蒙事件的演詞中，滿口肯定的說明「蘇俄決心保護外蒙古之邊界，如保護自己邊界然」，這對於中國已經夠丟臉了，而毫無羞恥之心的上海某報，竟用特大號的鉛字排出「蘇聯決心援華」和「同情中國的獨立抗戰」的標題。無恥之甚，無以復加了。

不僅此也：它還爲莫洛托夫專

德意兩國雖然氣味相投，沆瀣一氣地互為表裏，把歐洲攪得滿天煙霧，但他們自己之間却也有不可彌補的裂縫。在希特勒登台時，爲了奧國問題，從陶爾斐斯以至舒斯尼格的組閣之初，墨索里尼始終支持奧國的法西斯以壓制國社黨的抬頭，若非人民陣線的萌芽逼使歐洲兩大瘋人感有共同的利害關係時，恐怕到現在還不會把德意兩個字連成一個新名詞罷！柏林羅馬軸心組成之後，兩國之間的衝突仍然存在，因爲德國的東進政策，是與意國的爭奪波羅的海霸權及多瑙河的經濟利益有莫大的妨礙的；所以任斯洛伐克宣佈獨立的時候，墨索里尼即暗中竭力拉攏波匈兩國堅持波匈壤土相接，分管捷克的一杯羹，以橫截希特勒東進的道路；假使德國不是贊助墨索里尼對法提出殖民地要求及允許其侵佔阿爾巴尼亞以便利意國在地中海方面可以控制英國的海軍勢力爲交換條件的話，則兩國的關係即所謂軸心團結究竟能否維持其固有的情誼，現在恐怕也成爲疑問了。尤其最近墨氏在都林的演說——況且還是兩國訂定政治軍事同盟後之第一次演說，對於廢止去歲四月十六日英義協定及攻訐英士最近所商定的互助協定兩點，都未隻字提及，使德國大感失望。可見意國之對希特勒鋒鏘之銳也不免懷有嫉妒和戒心，尤其對於向波蘭的進攻，更使意國不能毫無芥蒂。希特勒假使要收回但澤及走廊，在目前的形勢不論以軍事的方式，或者用公民投票的方式來解決，都是絕對可操勝券的；甚至於直搗華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其所以不肯乾脆的實行者，我敢說因爲希特勒還未曾向其夥伴打過招呼得到墨氏的承諾，不能不稍存顧忌之心！這樣，波蘭的命運，就要看柏林羅馬軸心之間相互諒解的程度如何而決定了。

現在的波蘭，其遭遇正有似於七七事件之前的中國。聰明的華沙當局，在這千鈞一髮的關鍵當中，如能利用德意尚未完全協調的機會與和意國過去的關係努力覓取和平解決之路，猶能在可能中保持獨立的地位；若再迷戀於英法的援助，居然引起戰爭的話，則前途命運，一定更不堪問了。中國的前車之覆，正是波蘭當局的最好的殷鑑吧！

寫一篇祝頌式的社評和恭維祖宗三代一樣的恭維道：「國際大局，方自險惡危迫之最高峯，超入陰森黯淡之境界；乃於此際，獲聞充滿正義富有靈性，抑且針對事實，影響今後趨歸之演說，誠如空谷梵音，予人不少安慰」；自己既不是共產黨的徒子徒孫，骨頭賤到這般地步，真是文化界人的敗類！

又不僅此也：那篇社評後半段解釋「蘇聯今日注意遠東而不在注意歐洲」，其理由有三：（一）英法絕無敵視蘇聯之意；（二）德義今已將反共口號束之高閣（意思是現在德義不反共了）；（三）英法既予波土羅諸國以保障，無異爲蘇聯與德義之間，構就保險和平之銅牆鐵壁。於是結論說：「蘇聯既無虞於英法德義，則無須注意歐洲而注意遠東」。這種理由不知從什麼測字攤上拾得來的，真是活見鬼！連排字工人也給他污蔑了！

對知性的展望

陸鳴一

不錯，人類是有情感的動物；然而，一味的感情衝動，無絲毫的知性的指導與駕御，這又教人類與動物何異，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矣！

日本的「對支膺懲」，中國的「反日抗戰」；前者是未免因襲了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精神，在發洩過去傳統的大陸政策的蔑「華」情緒；後者是的確優柔了共產主義帝國主義的麻醉作用，在反日情緒的單純觀念上抽洩抗戰的純感。這兩種瘋狂情感，衝動了兩國民衆，毀滅了東亞，似非至兩敗俱傷不止！

瘋狂的行使，在東亞，已將近二年矣！中國人民的傷亡，財產的損失，文化的摧毀，已遭着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浩劫！其殘酷誠非楮墨所能盡宣！然中國的滅亡，又豈東亞前途之幸？老者轉構整，壯者散四方，妻離子散，生產蕩然，由貧而匪，由匪而赤化而仇日，日本又何所得？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在中國，已根深蒂固，共產主義國際的赤化行動，在中國，又將死灰復燃；祇中國民族這實體，撐持了這殘破局面；中國民族這實體一旦被摧傷，日本又豈能獨霸？

聲譽狼藉之地痞流氓的傀儡政府，卵翼於日本軍閥財閥下對中國民衆更加一層剝削，使中國社會更加一層腐化；軍閥割據的封建局面必更加緊，使中國文化更形墮落，其所謂新政府亦必自毀自滅；日本對於國際政治的威信又何在？對於自身的政治又何利？幸而在這將二年的戰事過程中，日本知不能亡中國，故亦不欲亡中國，所以去歲十二月間，在日本，有所謂東亞協同體理想的產生，這可說在他們瘋狂的過程上，獲得了一點知性的限制，似在黑暗圈中，放出了一線光明。

中國在抗戰的瘋狂過程中，共黨活動的烘托，國民黨進退的維谷，更使抗戰成了一種「謎」。所謂三民主義却變成一種反日抗戰的主義，抹煞所謂「行易知難」之原理，一味在麻醉民衆，「僵化」民衆；所謂救國救民的三民主義的真諦亦從此消失。驅除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民族意識反鼻息於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脫開半殖民地地位的民族自主運動反依成於共產主義的國際赤化行爲。於是遊擊戰焦土戰遂在「盲人騎瞎馬」的亂撞中，犧牲了中國民族！所謂抗戰到底之「底」，就是在毀滅自己待人宰割罷？嗚呼中國民族之愚！幸而，國民政府尙不少「識時務」明大義之爲國爲民的三民主義信仰

者，汪精衛先生的霹靂一聲，在中國民族的閃出了一線的「生」光，和平救國的呼聲，似將驚醒國民的迷夢；而成爲中國抗戰中一點「知性」的流露。

知性的幼稚與知性的脆弱，已使中國前資本主義的封建士大夫與後資本主義的國際赤色人物之交響，毀滅了中國社會！知性的庸腐與知性的僵化，已使日本後進的資本主義社會遭受了沒落的運命！於是東亞變成黑暗！然而，在社會有機體的進化過程中，歷史的生命，是一永久的存在；由「量」而至「質」力的變更，祇是一時的新陳交遞現象，或說「舊」的已失去指導，「新」的在萌芽承受其指導。「力」是不會滅的，現在是「力」的按配的更生時代；所以在現在一點知性的萌芽中，我們自不得不加以培養與改造，使之能適應於時代，而能負此新文化的使命。所以對這種知性的流露，自不容我們不得有所展望於其將來。

二

談到「知性」自然脫不了哲學的範疇；談到哲學自然也脫不了空虛的摸索；然而，「無爲而有爲」，空虛是事實的縮體，事實是空虛的構像；所以哲學是科學的，科學是哲學的。知性亦不過是人類對現實的認識的理性活動而已。現在我們不是談哲學的內容，所以不能討論知性的本體；祇在對現實認識的「知」的內容加以分析與批評，而啓示近代文化上「知」的必然途徑，以爲將來文化上創立一新的文化體系而已。

近代資本主義的秩序，是經過機器的發明、商業的勃興、產業的革命、以及市場與殖民地的獲得等過程發展而來；這種秩序不僅作爲經濟上的觀念支配近代；并在其社會生活的基礎上，保持着的一種文化體系，以爲此種資本主義秩序與組織的精神領域上的支柱，使資本秩序合理化；且形成一種精神的時代構造，具有使此秩序成爲最高價值的人生觀社會觀與世界觀，去打破舊的封建制度，而產生所謂近代文化。近代意識即自此種近代文化而生之理想、善、道德等的意識體系。

個人自封建的身分中解放出來，於宗教教權的束縛之下爭得自由。此種「個」的解放時代，建立了「爲」商業「爲」資本生產之個人自由的過程，一切努力在「爲」此自由邁進着。所謂十九世紀的近代，即在要求此「個人之自由的活動」「個人之才能的充分發揮」而使其成爲滿足個人內的生活力的意識而重視個性的自由與尊嚴的時代。所謂近代文化意識，即建築在以此「個」的自由爲中心的社會觀與歷史觀之個人主義的世界觀上。

第一，就人生觀視之，在一切的實在間，個人是視爲最原始的第一義的存在。各有各的個性，各視爲其精神自足的一體，這是先天的大自然的賦予，因亦最富有價值；是以外的權力，不能束縛個性的自由，本來的個性，能使自由自然的發達，全大自然的進行。除去一切束縛，儘各個性的自然發展，這是道德的「美」的一途。於是各個人在精神方面的

自足之充分的發展，即為創造社會一切的根源使社會發達的基礎，所以個人絕非超個人的，是在精神方面各無關係的獨立份子，而持有其自身已完成的價值；最進步的社會是在使個人盡力地自由發揮其才能，問題的一切是自個人出發。由此即生成所謂以個人的自我為中心之思想經驗論的認識論、主知的論理主義、經驗派的實證哲學。此等「知」的合理主義遂支配了近代文化體系的一切。

第二、由此等思想所形成的社會觀，不外視社會為絕對個人之機械的集合、堆積或總和；社會自體，自非超個人的全體，而為擁護各個權利互相尊重各個利益的集團。於是盧梭的民約論與社會契約說即成為固定的社會原理。由此社會觀所形成的國家觀，國家是視為此集團社會的一機能的組織體。格林（Green）說：「個人對國家的權利，國家對個人的權利，都須以完成個人為使命和發展個人品德為根基」。「國家是一羣個人所組成；這一羣人彼此尊重對方的權利，并且設立機關，以達到彼此尊重的目的」。所以國家「祇」在使個人的才能充分的發揮；對於個人財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以及對土地、勞動、資本的觀念，俱在國民單一意志的共同要求下，執行其管理與統治的機能；國家「祇」在保證國民的生存，除消極的防務外，不得為積極的經濟干涉。其政治制度是：

一、憲法或權利法學是視為個人的自由與權利的保證；這種保證是由人民之手自封建支配者的手中爭奪而

來；所以憲法是在對其人民作為通商、居住、言論、營業、契約、身體之自由的保證；權利法學是在對其個人付以權威的社會基礎。

二、私有財產之絕對的容認：「個」的會社內的最高原則，既在各盡所能各取所欲，私有財產自不得不無條件的容認，而以營利生產的自由，消費的自由，通商的自由為第一前提。

三、民主議會或代議制度的產生：個人的自由，是一般地被承認的；所以在知識、才能、財產上各個人雖不平等，然在精神上則為獨立的一人，一律自由平等；結果是一國的政治必得為各人的利益、由各人的平等意志而行，於是各個人平等地在一票一權的選舉下實現其政治行為，而產生所謂代議制的民主政治。

四、多數表決之原理的實現：各個人在精神上既為平等的一人，在決定一國政治的意志時，自不外是在「量」的方面由各平等的個人之多數而決定。

五、政黨政治的實行：多數代表掌握了議會，這制度既能視為民衆意志的代表，則其組織，自當須有政黨；政黨的組織亦自不得不為獲得政權。可是立足於個人的自由與平等上，政黨是獨立的個人之行爲上的結合。則此種結合自必成為利益集團，議員也遂成為個人利益的代表。

此種政治制度或政治組織之所由生，不外發自個人至上的觀念。社會國家亦俱以此個人為其原子，祇此本質的原子具有生命，而立於個人主義之上。所以社會或國家，在其自身上，俱為不具有生命之外部的存在；社會契約說即淵源於此；由此概念，國家的主權者，一若個人利益行為的結合體間股份公司的公司長，能視為個人的代表或代理。

第三，依此種社會觀，社會的原子為個人，因而社會的機構，常視為自下而上之機械的集合。社會全體非視為全體而具有生命者，乃視為具有唯一生命的個人之外的集合；所以社會的活動，由支配外在的社會諸機構的因果關係而活動；此種機構以個人利益為中心，因而社會機構的動力，蘊藏於各個人利益結合所形成之力的關係中。由此觀點，所謂階級國家的觀念於以生成。社會既為自下而上的機械集合，則其變革，必得發自此種個人結合所形成之物理的力的關係，於是對立與鬥爭之社會進化的理法亦自此種變革的機械觀而形成。再者，社會的變革，是由「下發」之力所決定，則暴力革命，自為必然，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社會觀、世界觀亦由斯以生。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對立於資本主義的概念，但同時在以個人為社會原子的觀點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又與資本主義同立於一平面之上。社會科學上的「個」原子，一若自然科學上的原子，是在由自然法則的機械觀理解非精神的個人之外的行為的結合與組織，科學史觀即由此機械的因果關

係而生成此種史觀，不認個人與社會，在其精神領域上，有生命構造的結合，社會自體，是無獨自的全體生命的，乃個人外部的互相關係及結合的組織；所以使「個」的擴充的階級鬥爭說即發生於此種個人外部行為的共同與鬥爭，同時此種社會動態機構的唯物論的機械論，亦作為一歷史觀而成立；其上部構造為唯物論哲學，其自下而發生之對立與鬥爭的革命，成為一必然的過程。

但這是視個人為社會的原子，而後法則地把握社會現象的，所以這就成為汎人類的汎世界主義。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俱視個人為原子，為原始的實在，他們在其自身的外表上，似若完全為兩種對立的存在；可是在其基礎上，兩者都在同一的平面上，具有同一性格的汎世界主義。資本主義是國際主義，同時共產主義也是國際主義。

所以近代的世界秩序，是為個人主義與階級主義之汎人類觀的汎世界主義所支配。其秩序的內容，是由個人自由而商業自由而資本自由，由資本自由而帝國主義、侵略主義、市場與殖民地的獲得，由資本的國際性而至國際資本秩序的確保、由國際資本秩序的確保而國際共產主義的運動、階級的世界革命論。於是各國的民族傳統民族歷史等，俱在此汎人類主義秩序之前，成為封建的前世紀的殘滓，而被蹂躪了、污辱了，破壞了。世界是失去縱線上所有個別的歷史的個性，而祇具有橫線上所有「同形的」汎人類觀的合理主義的秩序！

(待續)

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戰與遠東（續）

劉鏐譯

一〇 蘇聯對於世界危機的態度

平氏 蘇聯是不是希望歐洲發生大戰？這是丸山先生的專門研究，我不敢班門弄斧。但就一般常識而言，蘇聯當能認識她本身的時間關係，她何嘗不想積極，可是她又何嘗不知道本身有好多困難之點潛伏着。所以，在德國與日本一儘明明合作的場合，蘇聯是不會有什麼動作的，她目前只想注其全力完成第幾次的五年計劃！在此場合，自然她要悄悄地和英法聯在一起。丸山先生以為如何？

丸山 她是儘其可能的立於局外，她極其希望英法軸心與德義輔心激化起來，可是她並不涉入其間，只在旁邊坐待兩個軸心的鬥爭——這是蘇聯的本意。至於蘇聯之所以接近英法，那是因為德義軸心積極反蘇，深恐自己陷於孤立，故不得不有權宜之計；在她本心，總是希望德義與英法兩方發生爭執，自己立於門檻外面，實行其制人死命的 *Casting Vote* 政策。如方才平君所說，她的建設計劃現在尚未完成，也是一大原因。試就這第三次五年計劃來說：從前的建設，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附在裏面有所謂國防建設；而第三次五年計劃，則以國防居其首要，其次為與國防有關的經濟

建設；這種事實所表現的不是很清楚了嗎？所以，她在準備未達完全之前，自然不肯捲入戰爭；從而，假是有一日可以使其準備延長的話，她總是把它延長一日的。蘇聯的政策，大概是這樣的吧！

細川 蘇聯本身上，有種種大難題需要一一解決；但她現時正在建設時期，自不得不先就最大的問題努力克服，而把比較次要的按緩一步；這是蘇聯在外觀上不免呈顯尷尬模樣的原因。此等模樣，有人認為是蘇聯的基礎已趨弱化的象徵，在我看來，寧可說是進展過程中的一種難免的困厄，也可以說，蘇聯正是惟恐基礎弱化而努力克服此等困厄哩。有不少日本人對於蘇聯的觀察未能把握她的實際，這對於日本的對外政策是非常危險的。它是和過去對於中國問題一樣，其中實含有足以惹起同樣事變的危險因素。

平氏 蘇聯本身有着種種弱點，那是無可掩飾的；而此等弱點也就是蘇聯的危機。現在即假定蘇聯是向上進展的，而她與德國之間以烏克蘭問題為中心的紛爭，又當中國事件解決之後與日本之間的紛爭——若是這兩個紛爭同時並起的話，無論她怎樣向上，恐怕終難免遭受致命的打擊吧！

細川 且慢！到現在為止，我對蘇聯前途的推測與諸位

不盡相同。

平氏 是不是蘇聯在其對東西兩面抗敵作戰的情形之下仍能從事她向上進展的建設呢？

細川 照目前情形而言，大概她是這樣的。

丸山 蘇聯對於自己的實力以及種種方面，一味誇大其詞甚至無中生有的宣傳，想起來未必是安全之道吧？她用種種方法宣傳烏克蘭發生內亂，向波蘭及其他方面大肆煽動，其實連影子也沒有，只有她自個在針小棒大地攪天動地。問起最近從烏克蘭旅行回來的人，都說一向未看到那種情形。那末蘇聯何故要如此宣傳呢？是不是想藉此煽動波蘭和其他方面對於她發生興趣呢？這固不必深言了。

一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雲下的日本

尾崎 城戶先生！假設歐洲大戰發生，遠東方面將採取何種姿態加入其中呢？或者有沒有不去捲入旋渦的可能呢？請發表高見？

城戶 我以為日本即使不想捲入，結果還是捲進的。

尾崎 這與平君以前所說的結論就不同了。

平氏 不然，德義方面若果一意向着戰態進行，則蘇聯必附和英法方面，美國不必說也是挨上去的；在此場合，德國為增強其勢力，在日本未參加德義一面之前，大致不會積極發動戰爭的。大戰開始之日，即世界分為兩大陣營之時。所以，說是日本在大戰發生之後不會捲入旋渦，那不過是

單純的假說吧了。

堀江 現在日本正在支持着對華問題，而一面大戰的危機是這樣切迫，日本也許反而期待大戰之勃發吧？

城戶 結局總要這樣的，大戰一在歐洲開始，日本亦必隨之開始。結果，歐洲的戰爭會造成全世界的戰爭。這是我的見解。

細川 戰爭開始的話，日本不消說是參加的。日本在參加之後，必將採取 *Hanrican* 的策略，深入中國，藉以牽制敵方；一。要派遣兵力到香港、新加坡和海參威，以與德義方面相呼應。但是，若照剛才平君所說的那樣，認為今後的日本已成為決定世界局勢的大要素，却未免過言。拿國力來說，現在還未達充分準備的程度，而且這次戰爭，規模較既往為大，更非有極其可靠的戰略不可。

平君 日本深入中國，對於德義未必是有利的。並且，當日本對英法蘇採取敵對行為的場合，為從根本上調整遠東形勢，必然要完全否認香港上海等地的英國權益；在這一點上，日本正可以化費極小的兵力而獲得最有利的條件；這樣一想，日本便不必把主力深入到華北和蒙疆以北了。

細川 這樣一來，蔣政權的好機會到了！

平君 是說蔣政府的勢力會反攻吧？要知道，到了那時，幫助中國的勢力已非常微弱了，無論在英法成蘇聯，她們自身在戰爭之中，不會再有什麼餘力來幫助中國的；日本只要固守有利的據點，對於抑制反攻勢力是非常可能的。諸位以為我說的是外行話嗎？

抗戰到底呢和平協商呢

問津

中日戰事發生迄今，將近兩年。因雙方力量的懸殊，在我國是遭受了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重大犧牲，國家精華所在，掃數入於敵人之手，只剩下荒涼的一角了。

高唱抗戰到底希圖獲得最後勝利的人，他們以為：第一，中國的戰爭是進步的，會產生戰爭的正義感，能喚起全國的團結；第二，中國是一個地大物博人多能夠支持長期戰爭的國家，而日本又是一個相反的對比；第三，由於中國戰爭的正義性，必能獲得國際廣大的援助。這種理論能令人折服麼？我們的回答是「未必」！那不過是共產黨人用以欺騙民衆藉戰爭來奪取政權所玩的宣傳慣技罷了。

我們知道，此次中日戰爭，中國並未得到列強的實際上的多大援助：國聯只是濫發空頭支票，英美貸款，乃是商業性質，且爲數甚微。至於蘇聯，連足以稱道接濟也不會。再說中國的地大物博與人多，所謂地大物博，多爲未經開闢的土地和資源，而所謂人多，現在是大半淪落在淪陷區域，多亦等於沒有。是問這些空洞的名詞能支持長期戰爭嗎？共產黨人這種不着實際的空泛理論，實不攻自破，在中日戰事發生之初，曾有人預測戰事不出半年，日

所望於鼓浪嶼事件者 何家駒

鼓浪嶼事件，由緊張而鬆弛；劫後同胞，得免厄難，英日的關係得趨緩和，世界大戰之在遠東，似能煙消雲散，余不禁額手稱慶。然事有出人意料之外者，一度鬆懈之鼓浪嶼局面今忽又以嚴重開矣；此誠令人無任扼腕者也！

鼓浪嶼事件發生之責任，究應誰負，如非有特殊背景之評論家，固難妄斷其曲直；然在中國，亦有何與其曲直？祇在現次殖民地之中國，自中日戰事以至現在，英日兩國間衝突，在其對中國權益範圍內，已屢見不鮮。蓋英日兩國，在中國，同有其廣大深厚之經濟利益與勢力；日本勢力之增長，即英國勢力之抑退；今日日本既挾其戰勝威力，控制中國，且聲言在解放中國；是則英國之在華利益，自難免被威脅！上海及各地淪陷區中，英日兩國之不時糾紛殆淵源于此。鼓浪嶼事件亦即此糾紛之一。

故今日之鼓浪嶼事件，已脫開我中華民國主權，而成爲國際間之事件；事之痛心，曷勝于此，余何言哉！

第有不能自己者：上海、鼓浪嶼以及其他淪陷區域中，其居民非吾國之同胞乎，其財產非吾國民之財產乎？因國難當頭，生存無所，耕彼租界，苟延殘生。租界當局在人類之立場，應即嚴守中立，實行其維護治安之職責，保全界內居民之生命財產；對於破壞秩序，擾亂安寧，危害居民之行爲，不問其作用何在，背景何方，應一律嚴加戒除，務使租界地位，超然於

本就要發生國內革命，經濟就要破產，然而現在戰事已將近兩年了，日本並未發生革命，經濟並未破產，反觀中國因戰事的延長，人民所遭遇的痛苦日深，同時因海岸線的封鎖，國際交通路線的艱難，以致國家經濟，日益衰落；若仍一味蠻幹，堅持無把握的抗戰，則國家必將陷於萬劫不復的境界，更或因此而亡國滅種；我們難道願意做亡國的奴才麼？我們既不肯爲他人之奴隸，然則應如何拯救國家的危亡呢？

「和平」才是爲國家民族挽救劫運實現獨立解放惟一的辦法；抗戰到底，既無補於國，反於國有害。我們認清自己的國情，已不能再繼續抗戰致使大好河山淪入異族之手；我們更認清目前國際情形，列強對我並未作實惠的援助，最近的英法蘇三國協定，並未包括遠東在內，就是列強不願爲我聲援的明證，我們所謂「和議」的本質，是以雙方平等的地位來解決兩國間所發生的糾紛。日本既已有和平的意思表示，我們就要捉住這個惟一的機會來拯救國家的危亡，保存僅有的民力與國力。這樣才是救亡，這樣才是愛國的正途。

共產黨徒之不顧國來的存亡而堅持抗戰到底的，是因爲他們根本無國家觀念，他們是主張「工人無祖國」的；國家亡了，在他們是無動於心，反而可使中國變或蘇維埃，他們正可如願以償。汪先生說的好「共產黨是搗亂成性的」憶在「九一八」瀋陽事變的時候，全國抗戰情緒到了最高峯

戰局之外，則日方無可藉口，陰謀者亦無機可乘，則在國際上或可得一解決途徑，而當局者亦不致自尋煩惱！

然而事有不幸之甚者，中國之一般焦土抗戰，深入至淪陷區域，利彼租界，肆其擾亂，於是英法由擁護其利益而至爲援助中國抗戰，優容抗日份子；日方則藉辭取締；以致造成此糾紛局面。

問題一發生，不論解決之方式如何，受其害者均爲我劫後餘生之無辜同胞，在此現狀下，所謂安全之地界，亦何安全之可言！是誠所謂「國無、民不存」者矣！值此浩劫，民何以堪！幸保存民族自主國家獨立之平等和平希望，尙未至絕境，解放中國之東亞環境，或將釀成。今日之鼓浪嶼事件，余固不得不有厚望於租界當局之覺悟，然更不得不自望於我同胞對於平等互惠之和平，希其早日促成。

閒話義賣獻金

黎昭

所謂「東方」這個名詞，不怪人看作有特殊的意義，說牠「是指怠惰、狡猾、染有惡癖的住民所居住的國家」。這箇觀念好像是侵略東方國家尤其侵略中國的人們永久被認定了的「特質」，不管牠的「特質」的發生原因是在被隱蔽着。現在中國已到了生死關頭，千鈞一髮的時機，然而中國人民！不問上下！都還在趕時髦出風頭發洋財，這種個人私利上下功夫，將道三種作用佔據了中國所有運動的全部成份。過去昭彰在人耳目震動中外的祝壽捐，已發明了什麼飛機祝壽，然而到抗戰時，飛

，但是共產黨却冷淡若無其事的不動聲色，紅軍更乘機在後方揭亂，致使國民政府應付艱難；這是共產黨的不顧國家的證據之一。「二二八」上海戰爭時，共產黨的紅軍又在兩湖、江西、安徽一帶拚命騷擾，牽制調赴前線抗戰的毛炳文部隊，以致十九路軍孤軍作戰而敗失；這又是共產黨不顧國家存亡的證據之一。這次共產黨比從前更聰明了，把戲的變換更巧妙了，他們以精誠團結，抗戰到底的煙幕來蒙蔽國人，騙取同情，而暗裏却在做出賣祖國奪取政權的勾當。他們之所以擁護國民黨來抗日，是欲利用國民黨的軀壳以遮掩他們自己的猙獰面目，以詐騙民衆墮其術中，同時藉日本的精銳之師來消滅中央的軍隊。另一方面，他們發明「遊而不擊」的遊擊隊，以保存自己的實力，留待將來便利實現他們奪取政權使中國變為蘇維埃的陰謀。

汪先生已經看出無恥共產黨的狐狸尾巴了，他不忍看着錦繡山河斷送在共產黨的手中，於是毅然決然提出和平運動，努力挽救垂亡的祖國，汪先生的主張，認為如果不是亡國條件，則可以和平，如果危及國家的獨立生存，則不可和而必須再戰。汪先生認清現在是可以和的時候了，於是發動和平運動，用平等的方式來解決兩國間的糾紛，同時使國家僅有的民力與國力得以保存，不致斷送在共產黨的手中，我們的祖國亦可不致變成他人附屬的蘇維埃。我們不僅應擁護汪先生的愛國的和平運動，更應格外十分的努力，促其早日實現！

機仍在外國，有的是也祇在供闖人們代步，無關於國防大計。

現在更奇妙了，有所謂義賣獻金，翻出新花樣出現在吾人之前。發起義賣獻金的先生們，拿這個運動——担起救國的責任。這是多麼光榮多麼名譽，真是既時髦而又風頭十足！於是義賣獻金這種救國（？）運動，也就在太街小巷裏商品化了：水墓商阿毛義賣一日，獻金三角，掃垃圾阿狗獻工資二天，大洋四毛；這在阿毛阿狗等也可在報紙上獲得一番吹播，總算盡過救國之責，出過風頭，大可滿心快意。然而忙得滿天星斗的主持救國運動的義賣獻金的先生們，却在大呼觸霉頭不止，真是中國人不愛國，這區區那能夠他跳舞一度！

現在義賣獻金更是神通廣大了！牠又變相到「半概主義」與「賣而不義」主義；前者是成了一般普通商店的有力廣告吸引顧客的一加三，已經太平淡，失去了魔力，現在既攪得這時髦的廣告資料，又何樂而不利用呢？於是他們雖不知什麼叫義賣，雖不喜聽什麼獻金，然不妨掛上這大書而特書的「義賣減價獻金救國」的招牌，只要號召得顧客的川流不息生意興隆，金的獻與不獻，又有什麼！獻金獻到自己的銀箱裏，那不是名利雙收嗎？而況還可以利用義賣的美名，格外抬高價格，大發其義賣財呢？

最可惜的，或說是最奇異的，是這種義賣獻金運動，至推廣到我們這可憐中國的最可寶貴的教育青年裏去。前開有「某校女生的義賣黃花」；現更有「公子哥兒充報童」的義賣校報。這可說救國的行爲，已鬧得「民不聊生」，救國的實際，却「石沈大海」。嗚呼中國，嗚呼中國人民。東方民族終是劣等的口號，或將成爲歷史的「定名」那！

自力更生與自喪殘生（續）

徐效文

說到這裏，不禁使我追慕中山先生的偉大，他革命四十年，費盡心血，吃盡艱苦，冒盡危險，唯一的目的，就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他發明三民主義，手訂建國大綱，以爲救國建國的指導原則與方案；其所取的政策，即是「自力更生」。他在民族主義裏面，告訴我們，要恢復固有的道德，發揚民族的精神，復興固有的文化，團結民族的力量，打倒帝國主義。講到經濟問題時，更加沉痛地指出每年受帝國主義所剝削的利益達十二萬萬元之鉅，十年之後，就是沒有政治力的壓迫，也有亡國的危險。言外之意，明明叫我們竭力振作，奪回帝國主義者手中的經濟利益，要以自己的力量，來充實國力，爭取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他並且在建國方略中，把建國大計，訂成詳細切實的方案，不論關於實業的，交通的，大小計劃，包括無遺；同時誠恐專藉自己的力量，一時不

能勝任，還剴切說明在不妨害本國主權和利益的原則之下，不妨借用外資與外國的人才來開發建設，一面要迎頭趕上，仿效歐美科學的特長。當時蔣委員長假使能秉承中山先生的遺訓，按步實行，不爲環境的惡勢力所左右，不受帝國主義者的小惠所誘惑，而能堅持其信念，埋頭苦幹下去，到了現在，或許我們的國家與民族已獲生路，更絕對不會遭逢今日的空前浩劫了。

可惜蔣委員長雖然有這種偉大的抱負，但是沒有決心與毅力打開環境的束縛，空有良好的動機，終至成爲泡影。在蔣委員長有了自力更生的政策發表時，首當其衝的英帝國主義，即用盡方法，利用種種機會，使這種偉大的新計劃，無形當中投入他的圈套，一面用經濟的壓迫，迫使中國各種事業，仍然跳不出他的資本勢力的魔手，一面挑撥國際的惡感，引起嚴重的風波，使中國無

力而又無暇從事於這種新事業的進行。

同時，赤色帝國主義的蘇俄，更加不願中國能有獨立自由的一日，因爲蘇聯的希望赤化中國的心理，比英國的企圖獨佔中國市場還要迫切；受他豢養的中國共產黨，唯一的生路，是在中國局面的紊亂不寧，中國最好永遠陷在戰亂頻仍禍患相尋的狀態之中，他們才能煽動民衆，發展勢力，鞏固地盤，進行其殺人放火奪取政權的陰謀，所以他們怎肯輕易放鬆蔣委員長，讓他去「自力更生」呢？這樣，蔣委員長的自力更生的宏謀大略，就在英俄赤白兩帝國主義的雙管齊下的夾攻中粉碎了，現在又造成了這次中日戰爭的慘劇，更使中國陷於滅亡的險境。誰知因爲欲求自力更生，反促成自趨絕境，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不幸！

使我們更覺痛心的，是英俄兩帝國主義的毒辣的居心，簡直非眼看着中國

的完全滅亡不止。自中日事變發生以來，我國的人口犧牲與物質損失，簡直非任何龐大的數字所能統計。日本的損失，當然也有相當的可觀。這樣相持不下的對抗下去，不特中國將陷於萬劫不復的絕地，即日本也蒙無可挽救的不利。所以日本政府中，高瞻遠矚之士，深切地感覺到兩國戰事延長的危機，徒使英俄坐收漁翁之利，並且悔悟自己對付中國的失策，有意言和了。這當然不是日本的自甘示弱，也不是日本對中國有什麼特別的好感，實際上也是爲他自身的利益打算，不能不與中國合作；否則，他們的前途，也有無窮的危險。因爲遠東的利益，大部給英美等西方帝國主義所操縱，中日兩國已經不能支撐東半球的門戶，如再因戰事而犧牲了實力，無異替英美造成侵略遠東的鞏固勢力。本來，日本在國際舞台上，處處受英美的壓迫，已感到應付非常吃力，若再長此作無謂的消耗，則將來還有何力量可以和英美爭一日之雄呢？同時，蘇俄正可借此機會，加緊赤化中國的工作；如中

國不幸而爲蘇俄勢力所控制，首先遭逢不利的即是日本，從此整個遠東，都未免浸入赤色的禍水中。現在，日本當局，所以肯和我國言和，當然是因爲看透了這幾點。日本當局能有這種覺醒，那末，我們也何苦堅持無底的抗戰呢？本來，抗戰的目的，在求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中山先生革命四十年，國民黨志士的犧牲頭顱與熱血，無非爲了這個目的；今和平既有一線曙光，也可求得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這種難逢的良機，我真不明白曾主自力更生以求國家之復興與民族之解放的蔣委員長何以猶躊躇不決，徒然爲英俄兩國的慾望而犧牲呢？我們更須明白的看出英俄兩國在中國抗戰中所施的技倆。英國的態度，始終採取：不使中國過份勝利，也不使中國過份失敗；不使中國過份失敗，是爲要支持中國的現狀，免至自己的經濟利益陷入日本之手，不使中國過份勝利，是要挾中國脫離蘇俄的關係；所以忽而以大量的借款貸予中國，忽而又表示阻難作梗。在蘇俄呢？他製造戰爭猶恐不及

，還願意和平的實現麼？她在抗戰陣線中，已經佈置過密，握住了實際的生命線，在軍事上政治上都有強大的力量了。他只要促成中國的繼續抗戰，就不怕英國的要挾，唯一的恐怖，是我國的遠見之士及國民黨中覺悟的黨員，對於和平運動的贊助。因此，他竭力慫恿中國共產黨來破壞和平的實現，不惜以卑鄙的殘酷的手段來阻遏和平運動的發展。這種行爲，真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少數盲目的「抗戰熱」者，竟然甘心受其愚弄，而自居貓腳爪的角色，實在奇怪！

現在，中國的命運，已到了九死一生的關頭，英俄兩國雖然各有野心，但要中國做他的犧牲品的居心，則是一致的；並且他們在重要關頭，馬上可以翻轉臉來用直接的手段來賊害我們的。捷克、西班牙兩齣悲劇，已是英俄兩國所表演給我們的榜樣。我們若不趕快覺醒，促成有條件的榮譽的和平，那末我們苟延了數十年殘喘的中國國家與民族，將斷送在盲目的抗戰之下無疑了，唉！

馬克思的謬誤

公成

上海人真好時髦，尤其是一般大學生，開口是共產黨，閉口是馬克斯，拉東扯西，天花亂墜，大有誰不懂得這些誰就不時髦（所謂落伍了）之概。但究其實在，也不過舉出什麼唯物論，階級鬥爭等等幾個囫圇吞棗的名詞罷了。究竟這些名詞的涵義如何？理論安在？對於我國有何關係？根本未加問問。故其思想之紊亂，行動之幼稚，亦不待言。思想是行動的指針，小之關係個人的立身處世，大之影響國家民族的盛衰存亡，這不是小可之事。研究思想，要比研究高等數理繁難得多，自非經過一番大焙煉不可。古人以博學慎思明辨篤行為研究思想從而體驗思想的圭臬，便是大焙煉的步驟。思想的發生，主義的成立，皆有其時間與空間的特殊性質。我們對於時間的演變和空間的環境，若不先行探討，則不僅思想主義不能為我所用，連思想主義的本體是什麼恐怕會莫明其妙了。俗語說：「橘逾淮為枳」，這句話正告訴我們時間與空間的意義。明白這個原則，請進論現在的中國，究竟那種思想最適應，最需要。所謂前進的思想，自然要推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了。無政府主義，究竟太早，擱且不談；且來學時髦（實際確已不時髦了），談談共產主義吧。我們要研究共產主義，先要曉得共產主義之鼻祖馬克斯的大概。馬氏的學說，成就於十九世紀中葉，距今幾近百年，他生於西歐萊茵河畔，是世界資本主義的發源地。他的學說，其最基本而尤為人所習知者，有唯物論、階級鬥爭等等。唯物論為其

哲學的根據，階級鬥爭為共產革命的手段。這些學說對於中國是否適用呢？請析言其實際：

（一）唯物論 是唯心論的反動論。唯心論採用靜止觀念說，祇承認觀念而不承認物體。我所接觸的所知道的世界上一切事物，是純粹由觀念構成的真實世界的影子，事物是沒有的，就是有也祇是對於事物的想像。這種以心為形役的學說，自不免含有弊病；於是有黑格爾不滿意唯心論的靜止觀點，以為宇宙萬物不是一直停留着不動的，由其自身不斷的演變，循着正反合（即辯證法）的循序進展，以接近實際。馬克思把握住黑格爾的辯證進化論來作基礎，創說唯物論。唯物論並不完全抹煞心理在觀念與事物中間的作用，不過心理與觀念，總是後於事物而存在。換言之，在歷史的過程中進展的不是觀念而是生活之本體。這是馬克思的唯物論的要旨，（見英人 G. D. H. Cole 氏所著之馬克思主義之真諦一書中）。照這樣解釋，並不像現在一班自稱馬克思主義信徒在曲解其學說，以為物質是萬能，有了物質便可肯定一切，不然就否定一切。一般唯物論者，將人視同機械，毫不承認其觀念作用。這對於唯心論之矯枉過正，至為明顯。英人 Cole 氏對於唯物論曾有批評，他說：「唯物史觀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這個名詞，殊易引起誤會，「唯物」應改作「現實」，Realist 要適合的多了」。唯物論的最重要的哲學根據，既然有了瑕疵，應用方面自然也有問題。

我現在以極誠懇極嚴正的態度，向青年們進一言：唯物論是唯心論之反動者；唯心論誠然不是完全的思想，唯物論亦有相反的錯誤。例如，我們要解決生活，有賴於物質，物質僅是解決生活之工具，但物質對於人的滿足欲，則因各個人觀念不同而異其旨趣。物欲之存在為心理作用（唯心），物質之滿足為物體作用；唯心唯物，乃是解決生活之兩面，由此兩面才合成一個全面。

(二)階級鬥爭 黑格爾的正反合的弁證法，謂一切事物在發展之進程中，常賴衝突為其動力，在觀念的領域內，反的一面與正的一面發生鬥爭，直至產生新的綜合而後止，此種鬥爭乃由人與事物的歷史現象中所反映出來的。馬克斯將黑格爾的觀念倒轉過來，而將衝突成為重心的概念取出，只承認衝突是社會變化所需要的動力。馬克斯既倒置了黑格爾的世界觀，那末互相對抗的，究竟是些什麼？照馬克斯的唯物論來講，是物而非心。但是照馬克斯的意見，社會的進化，是依循若干非人力的生產力在相互鬥爭的形式下進展的；可是這種進展的程序，在弁證法上實難加以說明。孫中山先生對於馬克斯的理論下過很切實的批評：「歷史的重心是人類的生活，社會的生存，社會的進化，在人類的互助。所以生活與互助，為人類社會進化的原動力。人類社會的有階級，階級間的有鬥爭，是因為政治經濟的組織和支配的不良。換言之，階級鬥爭，不是社會進化之原動力，乃是社會的病態，不是社會的常態。馬氏不察，倒因為果，將社會病理，誤作社會生理；是以馬克斯至多是個社會病理學家，不是社會生理學家……」。

我們看了上面這一段的論斷，共產黨的基本理論，唯物論，階級鬥爭，均有弊病，已為多數學者所指出，用不到再加贅述了。

再以時間空間來說，C. G. 氏說得好：「如果說馬克斯生在今日，而他的著述會同他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八三年所寫述的東西，一字不易，那祇是一種滑稽！」況馬克斯對於變化這一意義，視為最重要，馬克斯死後五十餘年來世事的變化，又到了一個如何驚人不可捉摸的程度呢？以空間來說，中國尚滯留於農業社會時代，全國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農民，生產落後，工業社會還談不上，遑論資本集中。至於土地問題，並不像英國之不許分割，大地主是絕無僅有的。孫中山先生說：「中國沒有大資本家，只有大貧小貧之不同，中國宜造產，實在無產可共。我所主張的民生主義，是要國家一面造產，一面用政治的力量，不使經濟集中於少數個人，使耕者有田，土地不使少數人獨佔……」。我國已經有了很適合國情的三民主義，為什麼還要逾淮為枳之橘移過來呢？

語云：「事實勝於雄弁」，現在世界上唯一實行共產主義的蘇俄，其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所實行的五年計劃，都是新經濟政策；試問為什麼不乾脆地施行共產主義，要採用改良主義的新經濟政策呢？這就是證明共產主義在蘇俄還行不通。新經濟政策是什麼？是容許個人私有資本，不過加以限制；換言之就是「計劃經濟，節制資本」。俄國的社會尚不適用共產主義，何況資本生產落後的中國社會呢？